

卷六 異教徒冥思錄

A、

你得先知道我絕對無意苟同於尼采的「無神論」，然而我亦無可能會輕易接受：諸如我即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說法。

儘管我也上過主日學，在小時候也愛聽佈道員講挪亞方舟的故事，可是我必須羞恥背誦金句，僅僅爲了獲得獎品，至於那十字架，不過是我喜歡祂受難的樣子罷了！

那些人的歌聲持續著，鄰座的女孩畢竟不能在下前車說服我，我如是想：倘若不能以心悅和誠服，而假惺惺地參與某種儀式，毋寧是褻瀆。

B、

奈帶奈靄，我的信仰該交給東方？還是西方？其實，吾們一逕在遺棄自己，恁地將一顆潮濕的靈魂，毫無怨言託附給大乘佛法或是新約全書的晦澀裡。也許你我皆有成爲神的可能，祇是吾們從不信仰自己的姓氏，自甘懦弱，且執迷於罪。

C、

子夜無眠，我輕捷的思維守候在長街的一端，俯耳低聽遠方隱隱約約的聲音。

那人從神話中走來，翻山涉水，披星戴月，她必衣袂飄然，從薔薇色純詩的背景中走來……真的！我確信那人正循着我的掌紋款款走來。

打
何大

D、

拆開南方雁被雨水打濕的信——

「昨天在木柵看到你的大名高懸成一盞燈，我在車上推
敲許久，不知是何商店，但最好不要是純喫茶……」

我遂想起另外的兩位「林野」，倒想邀約他們不妨一同
把名字掛在空中，然後喚來暴風和雷雨，試看何者失蹤？

E、

夏令會風雨歸途，唸中文系的C口述了一個故事的片斷

有一個人深喜兒童的笑容，因而走遍城市鄉下的大街小
巷，企圖捕捉所有天真無邪的鏡頭，獨自玩賞。

「或許我們早已失望於世界的晦暗和污濁，因此心理上
不時思渴著一些純粹的事物，作為代償性的滿足。」

「主要的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成爲一顆明礬？」

F、

收到詩人陳秀喜女士寄來的詩集「樹的哀樂」，確是一
件植樹節難忘的喜悅。

不勝驚訝的：一位五十五歲的婦女，竟選擇了詩作爲心
靈的整容術，她自述曾痛楚過身受異族殖民地教育，不能以
中文寫作，她說願意和我做個忘年之交。

於是覆信中，我如是寫着：詩人啊！你將不會老邁，因
爲樹已枝葉繁茂，蔚然成蔭。

G、

像一莖瘦瘦的甘蔗，無奈地通過生活的滾筒，點點滴下
數公撮自靈魂深處壓擠出來的汁液，在腐敗的空氣裏，發酵

悲哀著不能結晶爲糖的悲哀。

H、

考定量分析前一天的下午，我感覺必須做的是去看一場
電影，使每一根神經回降到闕下電位。

那是一部七、八年前沒看成的電影，尤蒙頓和安妮雪拉
路主演的「男歡女愛」，我得抗議如此具有藝術成就的佳構
，不宜譯成這麼SOMY的片名。令人激賞的是導演的手法，
大胆以特異變幻的色彩，取代冗多的對白，而且表現了最鮮
活現代人的心境和精神狀態。

如果不是考試，我會繼續看第二場。

I、

晨起，我們匠心地裝扮一己之陽面，安恬地走行在光綫
最豐繁的街衢，談論某些發亮的事物，或者攻訐昨夜凶案
。然後，我們的衣袋裝下最叮嚀作響的令譽，日落時，再
次摺好光潔的面具，說服自己曾是最善良的族類。

J、

一個人的深度，建造於對藝術的執着，以及無法跨越它
的苦悶，此外他必須不斷地積累許許多多墮跌的經驗，和被
傷害的苦痛。

他常是以最冷的冷靜面對囂鬧紛繁的世界，矜持言語，
如堅守一座危城。

K、

公車上，碰到老柯，攜家帶眷地，一付被現實生活整得
沒脾氣的樣子。他附耳說：「真後悔不該早早結婚！」

高中時的傲氣，那種吊兒郎當的調調絲毫不存，他留了
個地址給我，沒帶筆，我心不在焉也沒記清楚。

總覺得心理有些黯然。

L、

基度山伯爵逃離黑獄後，千方百計地以仇恨煽動仇恨，
欲除掉舊日的仇人爲快事，最後所有的仇人，死的死，活着

有

的亦身敗名裂，但他昔日的戀人和骨肉，却為抵償他的復仇，棄他遠去。

我摯愛的朋友，為何我們總是以凹透鏡集聚心中微不足道的怨隙，使之擴大為瞳中的怒火，何不學習以愛去滴定那些可怕的恨。

M、

公園的樹下，一個孩子用塑膠袋囚着一隻蟬，蟬嘶啞地哀求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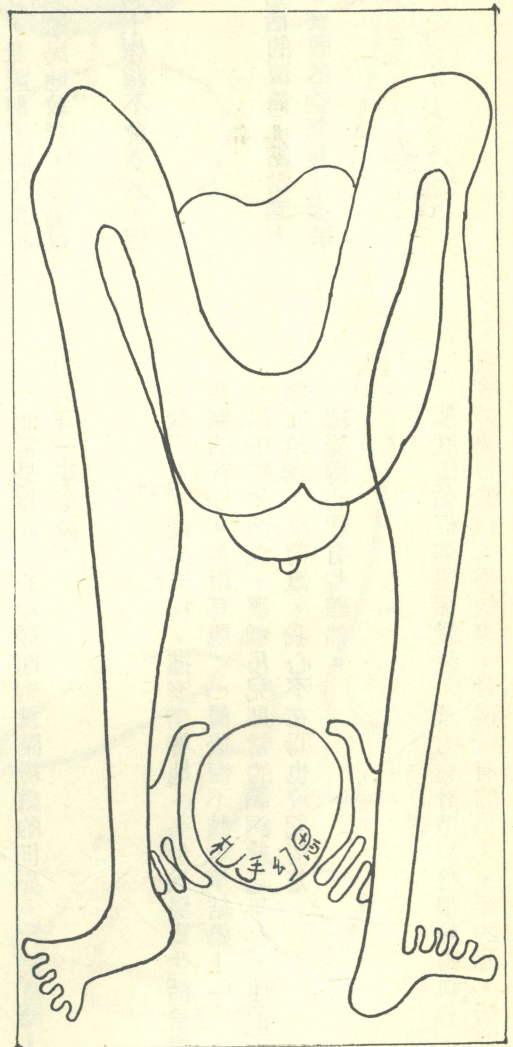
「孩子，釋放那隻蟬吧！你沒聽見它多麼淒切無告的哀鳴？」

「不！我喜歡聽它的呼叫，那是一種絕對虛假不了的聲音，因為它深深恐懼秋天即將來臨。」

「難道秋天之來臨，對於它的悲鳴構成某種意義？」

「可悲的成人啊！你們已經失去生命中的春天，而且甚至昏昏噩噩不曉得夏天之後，即是秋天。你們遺棄時間，必遭到時間的懲治！」

那孩子悻然說完，也蛻化成一隻蟬凌空飛去，留下我呆立樹下，無語。



N、

波麗路二樓，C的臉仰在鵝黃色的燈光下，她的唇，原是笑起來很美的弧線，嶙峋出一些尖刻的稜角。

餐桌上擺着一盤看起來很美的A餐，我少能進食，倒吞嚥下太多她不能解意的絮語，我們沉默地下樓，我堅持付賬，以工廠裏大夜班剛領到的工資。

那夜竟沒有離愁，我敲破了一個耗費了五年才建造起來的夢，裸着自己交給新兵訓練中心的熬煉。

我開始了解成長，宛若一株風雨中的樹。

O、

「人之所以老邁，不過是他放棄了理想。」

迄今，我猶清楚地記得大一英語期末考的一題翻譯，我把它翻譯成一些分數，竟不能翻譯成一句永恆的箴言。

我開始就憂自己是否真有理想？否則我祇是一具魂不附體的行屍走肉，理想需要長期毅力之兌現，對於一個總是「違反票據法」的我，尚復何言？

P、

表妹要結婚了，不顧一切地嫁給一個在火災中受傷，但她所深愛的人。

香港賺生活相當不容易，舅媽的來信，字裏行間充滿了傷心、失望和曲解，而父親以及母親也都隔海呼應，一致指責表妹的痴和傻。

愛情何價？我却為表妹勇於所愛暗地喝采，並祝福他們海枯石爛，永生不渝。

Q、

倘若有一天突然放棄了詩，我勢將成爲一個病理學上的名辭。

我既不能看，也不能聽，所有的觸角皆已鈍化而殘廢。詩成爲我的某種宗教，某種生活的態度，某種清醒的自覺。

我戀愛着我的詩，且深信它是自深沉思維中轉變而來的，自成秩序的凝體。

R、

瞿然瞥見咖啡店的牆上題着一些醒目的字句——

「拒絕聯考的小子來此一遊！」

這個時代，我們隔離了烽火，却無辜地捲入了各種考試的災難，我們急功好利地關心各科系的「跌停板」，一窩蜂地填志願，衝越聯考的關卡，然後住進大學的象牙之塔，享受一段懵懂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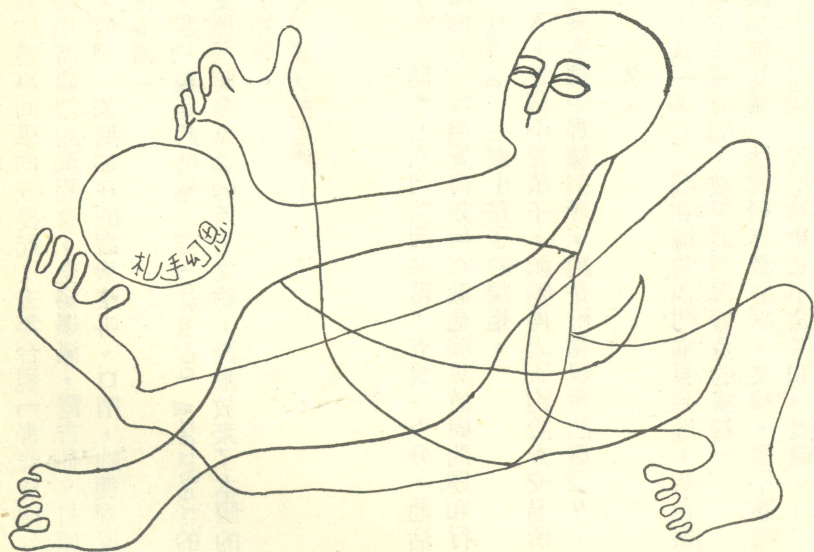
我的心一再瘦弱，該何從何往？如何選擇一種生活，不致於自墮爲一條服役於生活的狗。

一條難以求解的方程式，我苦苦地思索着一個實根。

S、

從北醫人報的一篇綠島鄉醫療訪問報導，我聯絡上過去服役時衛生連的老連長，四年的光景，他已調升爲醫務所的中校主任。

信裡，他感激我是個仍舊記得他的好部屬。那年，被一個居心險惡的老兵之誣告，我們那一梯次五個士兵，當着部隊被他罵得一文不值，漸漸他明白事情的真相，對我分外關照，送我去士官班受訓，退伍前升到中士。



人與人之間，終必能達成瞭解，而透過瞭解，即可成爲朋友。

T、

女孩！是否妳願意扮演一種催化劑的角色，指示窘困的我一個結習的活化位置，催化我，把我推向陡削的能量障壁，去反應，成爲某種友誼的產物。

女孩！何以妳寧喜緘默，如一個鈍族元素。

U、

偶然自活動中心聽到一段談話：一群熱情的年青人籌辦了一個台北市清道夫園遊會，結果使那些終日與髒亂奮戰的無名英雄，意外地渡過了充滿溫暖快樂的一天。

多麼高貴的行爲！我們時常忽略了一群人，甚至鄙視過他們的職業，殊不知社會的和諧全由他們默默的貢獻。

V、

樹幹上一隻蠅，極其醜陋可厭的毛毛虫，被聒噪的鳥聲譏諷著。

整個季節裡，它不斷地爬行，笨拙地運動着。春天來到，它竟變成一隻繽紛美麗，翩翩飛舞的蝴蝶。醜陋是另一種美，你會爲醜陋而煩惱嗎？

W、

我漸漸矛盾起來，不能和善地與孤獨相處，我遂走入熱鬧喧嘩的街上，相反地，竟收穫了更多的寂寞。

隨著歲月的翻飛，許多朋友的姓氏和臉孔，不知不覺地在通訊簿中跡滅了。

每在那些涉及牌局、舞會、或如何如何好好幹一筆錢的高談闊論裡，我總是最不安的一個，舉目所及，彷彿我看不見一個人，祇驚悸自己瘦瘦的身影正被一灘漫過來的黑色液體，逼得走投無路。

X、

「你也喜歡熱門音樂嗎？」

一個純真的護專同學向我提起：去年台視「青春旋律」慶祝兩百次播出所舉辦的演唱會，全場爆滿，電吉他、打擊樂器鬧得喧天價響，如痴如狂的觀眾嚷叫、口哨，她懷疑置身紐約，非在中國。

這些年，我們總是趕時髦，穿 Terwood Wranger 的牛仔褲，接受那些簡易風靡的西方文物，漸漸放棄了本國的傳統習俗而不知覺。

誰已察見這隱伏的危機？

Y、

家教的小鬼，期考的六門功課共得了五張一百分，他沾沾自喜，躊躇滿志。我倒覺得如何在教他演算植樹問題和行程問題之外，教訓他一些做小孩子的規矩。

那家女主人，是個不管孩子，祇曉得天天跑證券交易所的婦人，我懷疑客廳中那檯鋼琴，純是附庸風雅的擺設？

Z、

“nisa”訂婚後一個月，我在博物館門前見到她，氣色很好，有種待嫁少女特有的，被愛寵得很豐盈的模樣。

去年工讀和她認識，她說很喜歡貓咪、文學，原不該唸商學系的，她少我三歲，我把她當成小妹妹和一隻貓。

她一本正經地表示：結婚喜筵將鼎惠懇辭，却要我送他一首詩作爲紀念，我第一次覺得她將是個成熟的小婦人。

65年7月25日於北鷗音響中心